



溪上蜉蝣影

□张晓斌

茶芽抽新，溪水温润，我漫步溪边，总能遇见蜉蝣翩飞。水光潋滟间，纤影点点，随风轻舞，成了夏日里最灵动的景致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茶乡人，从小便对这小生灵格外熟悉。清泉从青山深处汩汩流出，蜿蜒滋养层层茶园。这源头活水，正是蜉蝣繁衍生息的绝佳之地。短丝蜉、扁蜉、泥蜉错落其间，模样各异，却都透着活水滋养的干净通透。

地方志记载过闽南蜉蝣目昆虫，学界也有闽地发现蜉蝣新种的记录。老一辈人常说，有蜉蝣的溪水必是干净的，这话不假。蜉蝣对水质极其敏感，是公认的水质指示生物，稍有污染便难觅踪迹。

“蜉蝣掘阅，麻衣如雪。”儿时记忆里，暮春至盛夏的溪头，蜉蝣总会如约而至。那时

我总爱蹲在溪边的青石上，看它们纤细的身姿掠过水面，通体透亮，薄翅如纱，在日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，时而并肩齐飞，时而四散飘零，柔弱却执着。我常常看得入神，一坐便是大半天，舍不得挪开半步，生怕惊扰了这溪间精灵。

当教师的父亲见我这般痴迷，笑着告诉我，这小虫是源头溪水的灵物，更是水质的晴雨表，只恋清冽活水，不贪浮华，不逐喧嚣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只觉得蜉蝣模样可爱，不懂父亲话中的深意，便默默将这番话记在心里，从不会伸手去惊扰它们。

人至中年，奔波于工作与生活之间。偶尔得闲回到老家，再站在溪边看见蜉蝣，心头便多了几分别样的感悟。不再是儿时单纯的好奇与喜爱，而是读懂了“朝生暮死，不知晦朔”背后藏着的通透生命智慧，更悟透了生命本该有的纯粹与坚定。

蜉蝣的一生，短不过一日。从水底稚虫蜕为飞虫，舒展翅羽，振翅、交尾、产卵，匆匆而来，静静归去，没有彷徨，没有贪念，将寸光阴都交付给绽放与传承，活得纯粹而热烈。它们没有漫长岁月可挥霍，却从不会因生命短暂而懈怠。哪怕一阵微风、一滴细雨，都可能终结它们的生命，可它们依旧在有限时光里尽情飞舞，全力奔赴，不负朝夕。

生命的意义从不在长短，而在厚度；从不在喧嚣，而在本心。就像世代代的家乡人，守着青山源头，护着茶园沃土，秉持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的本分，默默耕耘，从不张扬；亦如我们这般平凡人，朝八晚六，恪尽职守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在天地间如蜉蝣般渺小，却始终守着内心的澄澈，认真对待每一日，踏实做好每件事。蜉蝣守清水，不逐名利；我们守初

心，不慌不怨。活在当下，不负岁月，便是圆满。

我见过蜉蝣翩然交尾，不顾时光短促，只为留存生命火种；见过它们迎风起舞，弱小却不退缩；见过暮色渐浓，它们轻落流水，安然落幕，不留遗憾。这小小生灵，微小却坚韧，短暂却丰盈，活出了生命的力量。

溪风裹着茶香拂面，蜉影依旧逐水而舞。这朝生暮逝的小虫，藏着一溪春水的灵秀，也载着我半生岁月的思量。身为茶乡儿女，愿怀蜉蝣之心，守方寸澄澈，惜朝夕流光，于平凡烟火中寻得内心清明，任时光流转，自有清欢与丰盈。



故乡是一座桥

□李思华

漫步横跨溪两岸的大桥，赞叹之余，亦心生感慨。

年少时，这一带是山村孩子嬉戏的乐园。溪两岸是沙滩，溪沙细软，光滑的鹅卵石形状各异，阳光照射下，溪水清澈见底，小鱼悠闲游动。清晨，微风拂拂，母亲和邻家大婶在溪畔石板上，一边浣衣，一边唠唠着山村的家长里短，捣衣声声，将简朴的农家生活，敲打得明明净净。而年轻的姑娘，一边浣衣，一边戏水，忽而嘀咕着悄悄话，忽而捶捶姐妹的肩膀，那一圈一圈的涟漪，正如姑娘的心事，羞羞答答，欲说还休。我和邻家孩子，或追逐着浅水里的小鱼，或捡拾着沙滩上的鹅卵石，或打着水漂。忽然间，有一个孩子捡到了一枚五彩斑斓、惹人喜爱的鹅卵石，炫耀着在前面跑，其他孩子在后面追……孩提时光充满欢声笑语，正如我后来写的一首抒情小诗：“孩提时/嬉戏故乡的小溪/我无意间划落/那一枚鹅卵石/什么时候/孵出/梦中的天鹅。”

曾几何时，卧在水面上供行人通行的，是一座简陋的长约百米的石板桥。石板桥每隔两米立一个石墩，两个石墩间铺一条或两条石板。每年春季汛期或夏季暴雨时，溪水暴涨，整座石板桥被淹没水中。

若有石板被冲落，乡亲们去镇上赶集，孩子去中学读书，需绕道而行，多走几倍的路程。等水位回落，风平浪静时，几位热心的乡亲互相招呼着，义无反顾地从溪底扛出被冲落的石板，重新架在石墩上，及时恢复通行。刻满岁月沧桑的石板桥，记录了乡亲们的执着、无奈和期盼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跟着父亲去镇上赶集，或伏在父亲的背上，或坐在箩筐里由父亲挑着过桥。待八岁，父亲让我自己过石板桥，他执意让我在前面走，他在后面扶着我，我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走了几步，会长大成人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进她热爱的世界。

有一年，学校通知我们去一所学校实习，同学们都买了锃亮的皮鞋，穿起来挺有精神的，我内心纠结了一阵子，还是写信给家里，告知买皮鞋的想法。一个多星期后，家里托同在师专念书的堂妹，捎来二十元买皮鞋的钱。实习结束回家后，听堂亲说，我父亲忙着田里的活，我母亲为了凑齐买皮鞋的钱，到山上割了好几担山柴，晒干后挑到镇上卖，一担五元。有一两次，寒风袭来，瘦弱的母亲过石板桥时，身子站不稳，差点连人带柴跌进溪水里，我听了不禁唏嘘，愧疚。从此，每当经过故乡的石板桥，想着母亲挑柴过桥的情景，泪水便濡湿了双眼。

而今，石板桥湮没在岁月里，昔日绵软的沙滩也不复存在，那些藏在溪畔、桥上的人和事，都悄然定格在旧时光中。漫步故乡的大桥，望着桥上的人来车往，我想，故乡本就是一座桥，桥上人间烟火，桥下流淌着浓浓的乡愁。



夜露是较小的星辰

□吴撤

今天起，他才真正地使用这栋建筑
认真摆设杉木家具，擦拭银器
把树马齿苋搬到天台晒太阳
去年被他救活的凤蝶飞回来看他
翅膀有个小小缺口，阳光一脚踏空也不恼怒

天台摆了一对蓄釉浮雕瑞兽水缸，不养鱼，不种莲
专门给太阳揽镜，月亮搓澡，星星戏水
风像多个泳圈，漂在水上
浪花如同一个人的沉浮

阁楼的灰尘甚厚，他铲了一下午
斜阳跃入，使他看起来像位烙饼师傅
谁也不知尘土香，你我皆是馅
这么想着，天上的火星星子就爆开了
天上的馅饼掉不下来，一直安安

他席地而坐，夜露也席地而坐
从神仙的角度看来，他是较大的星辰
夜露是较小的星辰
都闪着光呢，安静是一种坚韧的光

有天，女儿突然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去露营吧！”

我有点愣住，对露营没什么概念。

可她是认真的，她开始联系房车，但没订上，我们便改开自己的车出行。

出发前一晚看她整理物资，我心里还暗自嘀咕：要是我自己做决定，大概会嫌麻烦，干脆放弃不去了。

考虑到我是第一次露营，女儿特意准备了许多东西，给我买了新的露营床和凳子，调侃我们这次是搬家式露营。

准备就绪，我们驱车前往户外露营地，全程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。

一路上，满眼都是新奇，我看到有的车辆也装着露营装备。女儿解释道：“现在许多家庭爱上露营，亲近自然，与阳光、花朵相伴。”

说得真好。大自然确实有着滋养人心的温柔力量。

天气宜人时，人们往往会走出家门。海边、湖边、公园、露营地，甚至算不上景点的地方，只要能停车、搭帐篷、观景，就是假日里的好去处。

这一次，是女儿牵着我，走进了她满心热爱的天地。

抵达露营地，看着女儿像开启百宝箱一般，一件件取出各类工具、餐具与锅具，我恍然明白，她口中的热爱生活，藏在亲近自然的烟火日常里。这份热爱，无关穿衣打扮，只忠于自然与生活本身。

从前看女儿不断添置各类户外装备，我始终没有太深的感触，大抵是未曾亲身体会过这份热爱。

如今我终于读懂了露营的快乐，哪怕只是奔赴目的地的路途，都足以让人满心愉悦、身心舒展。

搭帐篷、生火、整理装备，女儿的动作娴熟利落，一气呵成。我只静静坐着，看她忙碌穿梭。

准备晚餐时，看着小巧精致的露营餐具，我忽然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像儿时玩的“过家家”。锅具、餐盘、水杯样样精致可爱，不同的是，这不是孩童的嬉戏玩乐，而是女儿真正热爱、真切享受的生活。

女儿全程兴致盎然，时而摆放餐具，时而洗菜切菜，时而照看炉火，忙碌却满心欢喜。那鲜活的样子，让我想起童年的她每逢出门游玩，大眼睛总会亮晶晶的，满是期待。

原来心底真正的热爱，从来不会随着时光消散。

切好洋葱粒与番茄，下锅翻炒，放入海鲜，淋入清酒，出锅前撒上一把香菜，鲜香瞬间四散开来，漫溢四周。

看着眼前温馨的画面，我忽然觉得，热爱自由与大自然的人，永远是心怀热忱的大孩子。

入夜，我们陆续钻进帐篷。我和女儿同住一顶帐篷，

露营

□余芳

她早已为同行的朋友搭好了另一顶帐篷。

山野草地归于静谧，耳边只有轻柔的风声，以及远近交织的自然声响，我伴着这份安然悄然入眠，心底也格外沉静。

这一夜，我们都睡得安稳又踏实。

清晨苏醒，周遭早已褪去夜色的静谧，焕发出生机。清脆虫鸣、婉转鸟语，交织成都市一隅里治愈的交响乐。

女儿说，她格外喜欢偶尔能在露营地入眠，感受不一样的氛围。

我笑着打趣她，是汲取了天地自然的滋养，特意充电来了。

她温柔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要好好锻炼身体，以后我还要带你去徒步，看更多风景。”

那一刻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涌上心头：原来总有一天，曾经被我呵护的孩子，会长大成人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进她热爱的世界。



天伦

四季



(CFP 图)

阳台的窗沿下，有好大一片荷塘。刚刚搬来这里时，便被一片可以极目远眺的新绿所折服。好友说，我住的是千金不换的临湖“豪宅”。每逢夏天，他便赖在这里。邀我泡一壶清茗，就着扑面而来的微风，赏着满池的荷塘夜色，便又是极其惬意的一晚。

一二月，偌大的荷塘满是萧瑟。熬了一个冬季，芙蓉残留的躯干，随意地摊在水面上。偶有几只觅食的水鸟，三三两两在它身上栖息。惊起又降落，把原本就不规则的轮廓，打得更零散。它不张扬，偶有还带寒意的早春的风吹过，它也不迎合，只是随意地摇摆，让人担心它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生机。或许只是沉睡，只是不知道还得沉睡多久，才会欣欣然张开眼；或许是坐禅，像淡然的老僧入定，静默着它所追求的意义。它把莲子深深地裹在身体里，浸泡在冰冷的塘水中。它无畏一身污泥，只因它心中自有一抹慈悲的柔情。世人都爱它在夏日繁盛的怒放，却不晓得这个季节的它，才是最真实的残荷清骨。此刻的荷韵不在枝头，却在骨朵。

夏荷

□张培坤

白昼已经渐长，夏夜已经渐短，但还是让我等得心烦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天空早已放晴。睡眼惺忪，我快步走到窗台，那一刻，骤然看见大片大片的荷叶铺满了整个荷塘，绿油油的，就像谁苦心编织的大毯子。早已分不清，谁是其中的先行者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，只看见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嘻嘻哈哈地簇拥着。风来也不怕，有我拉着你，有你垫着我。它们是如此的快乐，高兴起来，就像足球场上的人浪一样，一同俯下，又一同仰起，风过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它们欢喜的痕迹。

六月，白的、粉红的荷花尽数绽放。若说它们争奇斗艳，怕是会让这些自带傲骨的精灵心生不悦。都说花有花语，但我觉得热闹的荷塘就像一方盛世盛景，有“翠盖红幢耀日鲜，西湖佳丽会群仙”般明艳雅致、气势轩昂，亦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辽阔悠远、意蕴绵长。

我爱这可爱的夏荷。



背景

就是必备的消费品。母亲还帮人加工煤饼赚取加工费，这是我们家经济来源的又一个途径。老家在渔村，人们加工煤饼除了使用煤粉，还得去沿海滩涂挖“海土”来做辅料。有一次，母亲挑着空桶下滩涂挖泥，双腿深陷泥中险遭不测。母亲回忆说，当时恐惧让她几乎无力挣扎，可是想到家里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这份由责任滋生的求生欲，让她拼尽全力与滩涂抗争，最后得以脱离险境。经历过与死亡搏斗的惊心动魄，那些繁重劳作，在母亲看来，已经不值一提。

织渔网、织毛衣、加工海产品……母亲经手的活计不胜枚举。记忆之中，母亲的劳碌从白日延续到深夜。煤炉飘起缕缕青烟，母亲握着烙柄，在钢板上烙烫渔民

出海用的塑料雨衣，赚取加工费。烤热的烙铁落在塑料油布上发出滋滋声响，在静谧的夜里格外清晰，伴着我沉沉入梦。有时半夜起身如厕，母亲仍守在煤炉旁的矮桌边，向着腰，侧着头，抿着嘴唇，手指并拢压着玻璃衬纸，一手紧握着烙柄，心无旁骛地一道一道熨烫雨衣。昏黄的煤油灯光线微弱，母亲瘦弱的身影被模糊地投射在斑驳的墙上，像一个巨人。

此刻，梁晓声笔下母亲在“四壁潮湿颓败”的厂房里劳作的身影，和深夜伏案加工雨衣的我的母亲渐渐重合。文字共情，往事入心，不由得一阵阵眼泛酸。

“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。”旧时光里的母亲，默默扛下诸多苦累，她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又坚韧的闽南女子。

母亲

□蔡琪

含着泪读完梁晓声的短篇小说《母亲》，朴素的语言和细腻的细节描写是那样真切地触动我的心灵，往事像一帧帧电影画面在脑子里浮现。

我出生在闽南一个小渔村。家里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，一家人的过活，还有兄妹四人的上学费用，单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。母亲挣钱贴补家用，“辛苦”一词一时都难以准确描摹她的付出。没有娘家人可帮衬的她，面对各种能挣钱的活计，义无反顾迎难而上。倘若母亲没有那种近乎执拗的勇敢，又怎能凭借那副瘦弱的肩膀，对抗养儿育女的重压呢？

在那个以物易物还盛行的年代，大麦小麦可以按比例换取加工好的面条。母亲

走街串巷贩卖加工好的面条，这是我们家经济来源之一。清晨，她挑着满满一担刚加工好的湿面条从面坊出发，箩筐沉甸甸坠在竹扁担的两头。她熟练地把麻花辫甩到左边肩头，站好马步，右手攥住前头箩筐的绳子，左手撑着膝盖，腰猛地一挺，一道被重力撕拽出来的弧形“一”字就压在母亲瘦弱的肩上。扁担不堪重负地发出干涩的吱呀声，脚步一个踉跄后她扶稳担子，甩开左臂就上路了。很多年后，人到中年的我们，在母亲看似轻描淡写的回忆中，才能体会个中的艰难。那时，母亲挑着满满一担面条出门，往往要驮着比面条更沉的麦子回家！她从这一趟趟的奔波里赚取微薄差价，贴补家用，供子女上学。

那时家家户户用煤炉烧水做饭，煤饼



六月絮语

● 五月的遗憾，皆是六月惊喜的铺垫。

● 去踩水坑，去追蝴蝶，去把好奇心种成整片森林。

● 你不一定非得长成玫瑰，乐意的话，做雏菊，做茉莉，做无名小花，做千千万万。

● 勇敢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即使害怕，也依然向前。

● 放弃不难，但坚持一定很酷。

● 在心里种花，人生才不会荒芜。

● 世界没有标准答案，你的奇思妙想永远最珍贵。

● 童年无法重来，童心却可以长存。

● 不管几岁，快乐万岁。